

佛教在西方，巴黎演讲（AI整理版）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vPnVyCPE>

讲师：

[音乐]

给一位佛教徒，你能和我一起做三次五体投地吗？

[音乐]

仁波切，雪莉·布歇博士，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来到法国巴黎国家中心。自从您2004年上次来访以来，已经过了太久了。今晚我们有三百多人在这里，聆听您关于挑战与误解的宝贵建议和见解——这些挑战和误解不仅存在于当今的西方，也广泛存在于各处。非常感谢您接受邀请，成为将继续给予建议的喇嘛之一。

所以来喝茶吧，好吗？就来喝茶吧。但我长话短说，非常感谢你们今晚和我们在一起。

[音乐]

首先，我想表达对举办这次活动的感激之情。我真的不能做出太多承诺，但希望至少可以澄清一些疑虑。怀疑和信念就像道路的成分——永远离不开怀疑，因此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信念。随着信仰变得越来越深刻，信念也会越来越深厚；而随着信仰变得越来越复杂，信念也会随之深化。我不知道这种怀疑和信念在许多方面是否同样重要，但两者都与那个经典的比喻相呼应：灵性道路就像磨刀。磨刀时，你会用磨刀石不断敲击，实际上，磨刀石和刀刃都会磨损。但在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所谓的「锋利刀刃」。

通常，当我们谈论道路时，我们会坦诚地谈论挑战、问题和解决方案。但在密宗中，人们相信解决方案和问题都必须被化解，因为如果你把解决方案当作纪念品留着，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有问题。

嗯，因为我也和其他一些中心交流过，我不想重复太多，所以我做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的顺序有点乱，所以我打算直接翻阅，内容会比较完整，但我会尽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是西方佛教。当我们谈论佛教时，应该从四个面向来思考：佛教的观点、佛教的成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冥想或修行，还有佛教的行为。

[音乐]

现在，观点和成果在西方、东方、巴黎、纽约、罗马都应该是一样的。当我们谈论佛教的观点时，简单来说，我们谈论的是：所有复合的事物都是无常的——这无处不在，除非你突然在巴黎遇到某种复合的东西却是永恒的。此外，所有情绪都是痛苦，这也无所不在。没有任何事物是固有存在的，应该

也是无所不在的。然后，所谓的涅槃、开悟，超越了一切极端，不受运气左右——这是一种虚构。总之，我只是简单说说，不会深入探讨细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现在，当我们谈论佛教的成果时，佛教徒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果。无论你信奉哪种佛教，佛教的成果总是通过「消除」来定义的——消除的结果。例如，「佛陀」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觉醒，消除了沉睡。但这是因为，尤其是在大乘和金刚乘中，他们相信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很完美了，你只需要打破那个茧。

好的，这两点说完了。现在来说说冥想。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强调一下：这里说的佛教修行不仅仅是冥想，因为我不喜欢「冥想」这个词，它立刻会让人联想到端坐冥想。基本上，佛教修行必须对治二元对立——这就是佛教修行的定义。如果你不想对治二元对立，但仍然想冥想，例如为了睡个好觉或缓解压力，那么有很多不错的应用程序和冥想课程可以参加。关于这些，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会尽量克制自己。

好的，现在来说说佛教的行为。这种行为绝不应该走向极端，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并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我们很重视这一点。但在此之前，我想说的是，佛教的行为是非极端的。例如，在佛教修行者中，你会看到：有些人决定剃光头，成为僧侣或其他什么，所以他们对头发的态度是——哦，头发在生长，他们很担心头发会掉；但另一方面，也有佛教修行者，所谓的瑜伽士，他们最大的担忧恰恰就是头发会掉。[音乐]

还有一些佛教信徒，他们非常平静、清苦，有点像圣方济各那种风格——我认为在基督教圣徒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也有一些，你知道，很多弟子、菩萨，他们都很富有，戴着耳环、鼻环，非常富有。但我想说的是，大家都接受这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好了，现在我们需要谈谈的是，近年来佛教和佛教导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嗯，也许批评的并非佛教本身，而是西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很喜欢佛教。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徒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他们喜欢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状态。[音乐]

这就是佛教徒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而且不幸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不区分佛教和佛教徒，就像人们不区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一样。

我们也要谈谈这几十年来哪些方面做得对，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会尽量澄清。尤其是在金刚乘教义方面——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不应该向如此广大的公众这样做。我们本来不该走到今天这一步，让金刚乘被公开澄清。

[音乐]

但正如我在德国和法国所说的那样，在它的起源国——例如印度——情况就出了问题。印度人做得很好。[音乐]

藏人做得不好，他们不擅长保守秘密。我相信犹太教中有很多秘密，不是卡巴拉，而是佐哈尔（Zohar）

r) 之类的东西，对吧？[音乐]

是的，这很难。你知道，它仍然存在，但如果它能被完整地、秘密地保存下来，比如「你应该对上师有纯粹的感知」——上师的概念本身就不应该被公开谈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概念。告诉别人你要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一个有时充满渴望、有时需要排泄、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凶得像要吃人的人——你必须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和纯粹的感知。这不是你想跟公众谈论的话题，不管是谁在谈论，不管是谁相信，不管是什么教义，都很奇怪。[音乐]

但正如我所说，现在我们处在需要谈话、需要澄清的情况。

你知道，这里的主题是，在西方跟随佛法几十年后……我们来探索一下佛法传入中国、日本、西藏的方式，以及佛法传入西方的方式，这非常有趣。佛法传入中国、日本、西藏的方式，与佛法传入西方的方式略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佛法传入西藏的方式，你知道，你可以看到，是国家支持的，这带来了有利也有弊。顺便说一句，不要认为这完全是好事。[音乐]

而在西方，佛法传入的方式非常随意、非常偶然——借着嬉皮士、披头四、超觉冥想之类的神秘事物。你知道，传统佛教传入西方很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移民，例如在澳大利亚，第一批可以说是真正把佛教带到西方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我觉得了解这一点作为背景很重要。

佛教徒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们会说：「我们不出去传教，我们没有传教士。」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他们应该去传教，至少那样会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嬉皮士、披头四，还有密宗、神秘冥想、超验瑜伽等等，这一切都让佛教显得有点滑稽。另一方面，牛津大学等学术界对佛教研究也有一些兴趣，或许是受到苯教（Bön）的影响。但其他方面总是充满各种奇闻轶事，例如对客观性的追求之类的。关于客观性，我也有很多话要说，但我还是先克制一下。

基本上，直到最近，甚至就在现在，一位教授佛教的教授，即使他自己是佛教徒，也会假装自己没有修行。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客观性、科学殖民主义的思维混合在一起来看待佛教——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在嬉皮士和学者之间，佛教仍然是一种产出，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听到佛教最初由铃木大拙介绍给西方，真的令人震惊。DT是什么？DT就是铃木大拙（D.T. Suzuki），他基本上是个基督徒，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笛卡尔式的笛卡尔主义者，所以这几乎就像存在一种笛卡尔式的佛教，也就是二元论的佛教。但这行不通，因为佛教的根本在于非二元性。

但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比你们这些真正应该了解这一切的人更了解，尤其是在藏传佛教中，藏传佛教体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喇嘛身上。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应该了解这一点，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甚至不感兴趣。好吧，你总是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苦难，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但是，如果你想把佛法作为一个真正重要的主题来谈论，那么即使在今天，在西方，尤其是在我主要指的藏传佛教中，也没有合适的设施来真正帮助学生来学习佛教、帮助修行者实践。这样的设施非常少，而且即使有，这种模式传入西方的方式也总是非常狭隘，总是局限于特定的传承或特定的喇嘛。很多时候，达摩中心变得像某种西藏大使馆，个人崇拜比佛教本身更受推崇。基本上没有合适的、更深入的设施，让

人甚至连佛法的一个字都难以真正理解。

我们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真正理解，尤其是当喇嘛在教导时，特别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一种全新的群体时，应该有真正的文化理解。我认为，文化理解始于喇嘛问学生：「你知道我说的苦难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我说的上师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业力、空性、非二元性等等是什么意思吗？」很多这些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作为学生，你也应该问：「你说你感到自卑，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种文化理解，即使过了六十年，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严重不足，远远落后。

而且，不只是语言学上的理解，不只是语言本身，佛教老师和学生之间逻辑的建构也需要强烈的连结。例如，经典的佛教教义总是以我们所说的方便法和直接法的形式出现，这种分类在西方并不存在，尽管在意义上它是存在的。例如相对真理和究竟真理……

我之前说过——我想是在后来的演讲中——佛陀的许多教义并非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事实上，我称之为「灰姑娘教义」。我注意到有些人对此感到不满，以为我是在贬低或轻视「灰姑娘教义」。绝对不是这样。相对真理与究竟真理同等重要，这正是佛教和佛法所教导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思考方式是珍视究竟真理而轻视相对真理，但在佛教中并非如此。我怎么敢轻视「灰姑娘教义」呢？

基本上，所有与轮回和涅槃有关的教导——例如「轮回是邪恶的，涅槃才是真理」——都属于这一类。佛陀如此教导，就像灰姑娘的教义一样。但其实，说「没有轮回，涅槃才是真理」，这本身并不是灰姑娘的教义。事实上，像我这样研究佛法的人，反而花更多的时间研究灰姑娘教义——密宗图像学，比如六臂、三臂、七眼、绿色的神像，或者灰姑娘的形象。就好像有些人可能想要一部手机，但它们非常美丽，设计精妙。密宗神像有四十个头，端坐在莲花上，莲花却不会被压扁——你不禁好奇这在数学上是如何实现的，在科学上又怎么可能。但这正是密宗教导我们非二元的方式。

所以我想说的是，喇嘛们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不去真正理解听众的背景，也不去教育听众。此外，他们还存在着许多文化沙文主义，对性别缺乏了解。他们从小就认为女性低人一等，这种观念甚至与大乘佛教都不符。别说其他了，就说摩耶夫人吧——在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而智慧始终以女性形象来象征。在金刚乘中，我们称之为佛母。在金刚乘中，有许多不同的戒律，其中最重要的十四条根本戒律，我们称之为根本堕。这十四条根本戒律同等重要。第十四条是：如果你轻视、贬低女性，你就违背了金刚乘的根本戒律。

但正如我所说，「佛教」和「佛教」是不同的——佛教内部存在着强烈的父权习惯和男性沙文主义，文化上的缺失也非常之多。亚洲人，尤其是藏族人，非常沉迷于一种轻浮的客套。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欧洲和西方政治中也上演着。我听说英国女王曾经招待客人，客人误把洗手水喝了，为了礼貌，女王也跟着喝了——你懂我的意思，英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满是政治正确。而藏人有两千五百年，不是三千年来制度化的政治正确。所以当出现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藏人不会公开谈论，他们会在

背后议论，但绝不会公开说出来。关于苏联大使馆事件，所有藏人早就该公开谈论，但他们没有。藏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跟不同背景的人说话。

我给你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藏传佛教喇嘛非常随意地使用「小乘」这个词。你知道「小乘」是贬义词吗？意思是低等的、次等的。1950年以前，西藏封闭，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他们或许还可以这么做。但他们永远都不应该这样做。现在他们都应该知道，走进书店，关于佛教教义的书籍琳琅满目，有些教义他们应该更了解才对。但与此同时，还有人会说「哦，这不关我的事」——就是那种非常自私的态度，谁在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最终错过了西方真正所需之物的原因。

我必须说，好消息是——正如我所说，这些都并不连贯，所以抱歉，我有点语无伦次——到处都有很多糟糕的东西，尤其是在西方，那些最初接触佛法的西方人，因为他们非常浪漫，也被精美的宣传册所吸引，他们开始认为这对佛教有好处。与此同时，尽管佛教的传播方式存在非常危险的隐患，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佛教对许多来自西方的受创学生所做的一切，实在是非常了不起、非常鼓舞人心的。我见过许多优秀的西方佛教修行者，他们真正将生命奉献于学习和修行，甚至从未想过要出版书籍或成为禅修老师。学了几年佛法就不出书，对某些佛教徒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觉得……哦，抱歉，我又得回到负面话题了。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处境艰难的原因之一——这只是我非常有限的个人观点——是伟大的典范修行者和大师正在凋零，这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不希望你依赖教义，也不希望你依赖老师，但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你身边呼吸，即使他不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也会让你感到震撼，让你心生敬畏、不由紧张——就像我一样。例如，杰尊·杰赤仁波切让我感到紧张，还有一位叫拉尊·欣哲·钦哲的人也让我感到紧张。我还没见过某位女士，但在中国有一位女士，她也让我感到紧张。抱歉，除此之外，没有多少人真正让我思考太多。我希望他们长寿。

我本来想说，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是——现在有一种很好的修行氛围，也涌现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修行者。在学术界，佛教研究正在兴起，我希望这也能回答一些问题。但仅仅进行学术研究是无法让你到达任何地方的，在某个时刻你必须做出改变。你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例如只是静坐冥想，或者成为一名僧侣、尼姑或出家修行者。如果你更有勇气，你甚至可以成为密宗修行者。

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我会尽量回答，但还有几点我想先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与上师和学生的关系有关。人际关系本身就是最复杂的。我认为，人类唯一真正能够理解的，是……习惯，并且越来越喜欢——一天比一天更喜欢狗。大型派对上的狗不会说话，在所有嘈杂中摇着尾巴，你把这解读为好事，于是产生了非常美好的误解。所以一般来说，人际关系很难，尤其是师徒关系，真的非常难。但有一点关于这段关系，我想澄清：即使是密宗，也从来没有说过上师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上师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懂得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此重申：上师没有权利为所欲为。净观是学生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这种纯粹的感知，但他

们不必选择这个——还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种其他方法，它们同样美好，同样殊胜。

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这里再说一遍：上师并非凌驾于业力之上。因此，他或她比普通人更要承受业力的后果——包括羞耻、损失和丑闻所带来的痛苦。先别管佛教，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上师也不应该伤害他人。如果上师不是在帮助学生，而是在伤害学生，并且对学生缺乏纯净的认知，那么这位上师就违背了声闻乘、大乘佛教和所有教义。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上师不是在帮助他人，而是在伤害他人，并且对自己的学生缺乏纯净的认知，那么这位上师就违背了声闻乘、大乘佛教和所有教义。

我想再次强调：当我说「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并具备纯净的认知」时，从根本上讲，上师有责任为学生开启这道光。对上师来说，学生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上师与阶级制度无关。请注意，等级制度通常是世俗的，尤其是在金刚乘中，等级制度并不重要。当上师为弟子传授灌顶时，上师是在唤醒弟子，使其达到本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并不低于上师自己的上师。即使上师已经圆寂，许多人——你知道，藏族人喜欢阶级制度。说来我很抱歉，我也很尴尬，但他们确实喜欢。不只是外在的等级，连他们自己内部也如此：谁的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坐在哪个位置，谁的兄弟、妻子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是等级制度的一个弱点。

请告诉我，在摩耶夫人的攻击和密宗经典中，有哪里提到了这些等级制度——印章、头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藏才有的，主要是受中国人和蒙古人影响所致。到了大约196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现在喇嘛们甚至……

尊者……好的。你会问我：作为学生，你向上师顶礼膜拜，而他坐得更高——这是你个人的特定选择。先生，曾经担任那烂陀大学院长的萨哈瓦吉拉，你知道他的上师是谁吗？她曾是兼职妓女、兼职箭匠，为了她，他放弃了那烂陀大学的学术院长职位。

所以，做得对的地方是：批判性思考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类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我个人而言，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当我看到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喇嘛时，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哦，关于在场听众的提问——我在柏林的时候，一个德语口音很重的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希望他能听进去。当时单元快结束了，我的脑子有点乱，我甚至问他「你确定吗？」，他说「不」。所以我想他应该记得我在说什么。总之，我已经请主办单位把他的问题记录下来。

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让学生事先了解老师？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学生，如果遇到一些在西方法律中被定义为虐待的事情，他们也无法公开说出来。他还问到，我们要如何进行核查？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你必须分析导师，不能随便走进一个地方就随机选一个人。他的问题是：如果围绕这件事有这么多的秘密，那又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分析喇嘛？

我读了这份记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试着回答。如果你没有分析的途径，无论你多么

努力——如果这位上师不努力让你分析他，而上师有责任让你这样做；如果他或她，或他的随从阻止你进行分析——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人当作你的上师。这一点很重要：老师必须允许学生获得任何所需的信息，以便分析他或她是否合格、是否正直。我希望这就是他的意思。

好的，第一个问题——她说，有些学生会下地狱，你说萨迦巴也会下地狱，请留言。

首先，我很高兴有人真的读完了我的文章——大概读到第五页，也许是第六、第七页，整篇文章共十九页。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至少有人读了超过一页的内容。我和一些人谈过这件事，但都是围绕着一些抱怨。你也可以更直接地去问他本人，但他告诉我的，我可以先分享给你。他说他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事实上甚至不感兴趣。好吧，我只是总结一下他的话。他说他一直支持布奇，主要是因为布奇是「改变巧克力」的学生，而「改变巧克力」恰好也是布奇的导师。不仅如此，布奇还与「改变巧克力」的厨师关系友好。

他说——这是他的话——如果一个学生在清醒的意识中接受了入门仪式，那个人就成为了你的导师。如果这个人成为了你的导师，你就有修行的责任去保持清净的观。如果你没有做到，作为学生，我们会追究。他说这不是他编造的，一切都写在密宗典籍里。然后他又说，他从未见过地狱，任何政权从未见过地狱，他也从未见过有人去过地狱再回来。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上师告诉他的，也写在典籍里，他一再强调这一点。

然后他说，他多次去闭关修行，每次见到那些与他建立了关系的学生，他都会想：哇，这些人一定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优点，然后才接受了他的教导——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羁绊。西方人连一盘食物都要仔细分析：是否含麸质、是否素食、各种各样的考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觉得西方人一定也认真地分析过他。

好吧，我可能漏掉了一个预定的问题，再次强调：如果你想弄清楚，应该现在就直接和他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它就在那里。我要再次重申——就像我之前说的——对于密宗师徒关系中的学生来说，这非常重要，甚至比他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他也……照顾他们。如果他伤害了他们，如果他没有帮助他们，如果他帮助他们但对他们没有清净的感知——所有这些都与密宗的师徒原则息息相关。是的，他必须承担后果。

但我只是想在这里澄清一下，因为「持有」这个词似乎是症结所在。我想澄清，因为在许多方面，金刚乘对很多事物都有独特的理解。金刚乘不把情绪视为负面的，而是视为智慧。维吉尼亚人不把巴黎看作是电池和空调，巴黎是一个曼陀罗，就像男孩一样。金刚乘对地狱的定义相当复杂，非常精妙，但我尽量简短地说——准确地说，在金刚乘中，地狱是落入理性、理性主义和感性的领域。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要体验非二元性的人，这就是你能掉进去的最糟糕的坩埚——燃烧的肉馅、烤肉，虽然不是很痛苦，但理性等等。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话题，所以请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急于做很多事情。

当然，拉杰·阿扬并不反对理性主义，事实上，我一直强调你必须用理性主义去分析上师。但马德雷纳斯的意思是，你必须超越理性主义，因为即使是那位希望削弱理性主义的德国哲学家也说过，逻辑是……

我理解，在八正道中，正确的言辞是为了避免诽谤和挑起争端等等。当我读到你写的关于今年夏天萨加尔·MSHA事件的信时，我感觉你在表达负面的评判，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如果真是这样，我很抱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知道——巴黎的人们似乎完整地阅读了我的文章，我很高兴你读到了这里，因为大多数评论都像是只读了半页而已。

但我一直强调的是，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师徒关系必须是双方有意识地建立的，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建立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我所说的其实并不新鲜，密宗经典里都有记载。而且，在我那封臭名昭著的十九页信里，我说过，我现在也说，我总是……你称之为……我会说，我不理解所有这些藏传佛教的线性教义，以及这个地方——我也当着他的面说过。我现在也可以说：当你提到要舍弃一些藏传佛教的附属品时，我们应该保留哪些是本质的？是修行的文字、观想的指导、图像，还是都不保留，只遵循佛陀和伟大上师的教导？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也很难回答。

但记住，一开始我就谈到了观想、冥想、行动和结果。如果你的修行与此相符，那就去做，即使它看起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许多藏传佛教喇嘛所教授的，其实是与佛教无关的藏族文化，而且它以多种形式存在。让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藏族人喜欢数字，十万天、十万……所以有一种叫做「奇迹」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一种惩罚性的修行。你知道，哦，我已经完成了十万次五体投地，好吧，反驳完成，也许不太好。我宁愿有人说：你知道，现在当我听到坏消息时，我会想起佛法僧三宝；当我听到我中了彩票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佛法僧三宝。有很多很多次，藏族人做事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对他们自己有益。

我们被比喻为邪教多少次了？我们能怪他们吗？看看这些，有多少人的照片？我们能责怪我们所做的事情吗？当藏传佛教喇嘛来的时候会吹号角，而这一切都与2018年年轻人的想法格格不入。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为什么女人与……睡觉对……有益？如果一个老师沉溺于自我编辑和感知回馈，只听到正面的声音，这对老师来说是好事吗？为什么女人和羊驼睡觉会有好处？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关于我所说的师生关系的。我想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了：不唱颂歌，不提供帮助，保持清净的感知。如果是在金刚乘的语境中，这些都不涉及，不，一点帮助都没有，不仅如此，它还会破坏师生关系——就像很多时候，它是美好友谊的开始。所以你知道，这没有帮助。好吧，再说一遍：对于密宗上师和密宗学生来说，必须是有意识地决定成为密宗学生和教师。

我想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密宗上师的条件之一，是至少必须是素食者，并且必须对非二元性有理性的理解，这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没有对非二元性的理解，那么这个人就不具备成为密宗上师的资格。我之所以强调这种理性的理解，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实际上可以在情感层面上去体会到这

一点，而在实践层面则很难——但从世俗层面来说，对非二元性的理性理解是可以被判断的。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理解了空性（Shunyata），一个在理性上理解空性的人，通常也深谙业力的后果。

如你所知，良好的履历应该像天空一样广阔，你的行为应该像理解空性的人一样微妙，在做任何有害的事情时都要格外小心。有人可能会想：哦，他理解非二元性，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理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些对非二元性略知一二的人，最多也就是略懂皮毛，但他们真的想循规蹈矩地去做。任何以理解空性为借口、违反业力法则的人，都说明他们其实只是分析师。所以我希望你先记住这一点，这样你就能理解整个脉络了。

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我读过记录：如果存在保密，如果你无法进行分析，你最好不要再待在那里了。

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你如何看待里克及核心圈子隐瞒和掩盖萨加·卢修斯罪行的行为？第二，喇嘛和传承领袖是否应该叫停萨加在安全室中的不当行为？我想我已经回答过了。无论如何，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好的。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误解，但你称之为……这正是我一开始就说的：首先，密宗根本不应该被公开，这是大多数藏传佛教喇嘛所犯的错误——他们忘记了他们不是在西藏教人，他们忘记了现在是2018年，你知道，这才是根本问题。

维塔莉娜观点，金刚乘行动版，阿德里安娜的实质，一切都应该保持沉默。

好吧，正如我所说，你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新来的人——可能会想，也许密宗真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保守秘密。因为变态并没有教导，好吧，我们就用你刚才说的吧，因为好吧，到处都是，或者说，高低羊驼，他们展示着密宗神祇的唐卡绘画，以及神坛或雕像——你知道，这基本上是色情的——这会向缅甸人、斯里兰卡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传递什么样的奇怪信息？你知道，这就像是某种性狂欢之类的，而那种特定神祇的实际教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是一种非常美丽、非常精妙的方式，用来教导显现与空性的结合。

发生了什么事？我接受了你的教导，而且很好，我记得这件事，这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教授悖论最精妙的方式。你知道，我们有悖论，悖论是看似两个对立的事物，或只是表面上的对立，并非真正的对立。五十六年来，你一直在照镜子，每次照镜子，你看到的都是你的脸，它们都不在那里。有一次，一只猴子出现了，所以那里发生了两件事：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就是悖论。

有些悖论很容易理解，比如你在看电影。我刚去看了《水形物语》，这是一部好电影，但中间我得去趟洗手间。我知道这是电影，所以去洗手间对我来说没问题。如果这是真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因为我知道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让我从紧握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这种「在那里，但不在那里」的结合，是李在全国教授非二元性最精妙的方式。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放弃这些大幅图像，你知道，日期是和一场音乐会，你知道，因为即使在非佛教徒中，大多数中国佛教徒，包括崇拜魔鬼、性或同性恋的佛教徒，或者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

：喇嘛和传承领袖是否应该叫停如此著名的活动？是的，所以密宗总体上应该真正保留，真正为那些真正超越密宗的人保留。如果与密宗无关，那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唱其他的歌对学生和老师都没有好处，所以有人有责任不去烧毁对佛陀的灵感和信心的种子，这样她就不会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去违反不公正的法律。他违反的是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合法法律。啊，在东京，在巴黎，他说如果一位伟大的上师杀了人，这不是问题。这显示他认为金刚上师不必遵守禁止谋杀的法律。这就是你所说的佛教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意思吗？你认为佛教徒不必遵守法律吗？

我认为，上面这个词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莲花生大师——这位密宗祖师曾说过，你的行为应该要像瑕疵一样微妙。当然，这并非至关重要。佛陀的教义中没有任何地方谈到违反律法。律法、规则，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我会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人不应该伤害他人。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仍然完全符合你所说的，没有任何违反。

但是，你再来看看密宗师生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重申，透过分析而有意识地选择这条路的人，必须摒弃二元对立。

好的，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谈谈热情。我不记得是谁问我热情在哪里了，就像有人问我：如果我的上师是某某某，我会如何服从他，或者我的答案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忘掉莲花生大师，但要练习模仿上师瑜伽。

如果上师让我错过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的比赛，我没问题，我会照做——可以直播看，也可以不看。但如果上师给我一把枪，让我去杀人，我会去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恳求：「请不要让我做这种事。」我会拒绝。

好吧，事情就在这里变得复杂了。我的老师……你知道，我不能想太多……不，我的老师会把圣坛锁上，但他永远不会让我去杀人。那里的人真的很善良，他们连蚊子都不会杀，更别说人了。

但我想说的是，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难点所在，因为我们在谈论密宗，所以才这么难。我需要学习的是：我甚至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问我那样的事。所以我能做的是——无论他们问我什么，也许我能在来世做到，但我不会……受自身束缚。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我不知道，我会祈祷我不会受其束缚。这非常非常困难。

好吧，现在从人性层面来说，我们有很多大师，对吧？灵修领域并不新鲜，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大多数优秀的大师都是真正称职的。我可以说，他们不仅没有伤害他人，反而帮助了他人，并且对学生和每一个人都抱持着纯粹的感知。

对于那些新手，我建议不要轻易选择。当一个多年来坚持不批评修持的学生，意识到自己上师的行为正在伤害自己和他人，而这种意识似乎来自于智慧心而非评判心时，他们是否可以出于良好的动机去批评，或者至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以防止他人受到伤害，并可能因此离开灵性道路？

在你的演讲中，你将地狱定义为理性思维，但你也描述了学生应该拥有的虔诚，应该与理性的虔诚同等并重。你在柏林演讲中也非常强调批判性思考。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理性思考在何种意义上是健康的吗？

问得好。一定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很感激。当我们谈论「健康」时，我指的是理性思考有其帮助之处。我基本上是在谈论二元性——因为我研究佛教逻辑已经很久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位佛教逻辑大师告诉我：「这是第一页。」他说：「我来给你讲逻辑，你不是要接受这些关于逻辑的教义，而是要明白——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逻辑是让自己变成白痴最复杂的方法。」

顺便问一下，那么，理性思维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逻辑的呢？它受制于许多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受到的影响，就连「客观性」和「主体性」这样的概念也不例外。这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关于这个主题，通常来说：一方面，某件事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的，是因为很多人对此达成了共识（比如音乐）；但如果你真的深入理解，就会发现这并非最好的决策方式。另一方面，事物是连续性的——比如说，这件东西是黄色的，因为它已经保持黄色十二年了。此外，我们思考事物时会考虑神圣性，而不是像「我可以和你握手吗？」这样的问题——我们从来不会说「我可以和你的汗水和皮肤接触吗？」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分析方法，类似于密宗哲学。这是一种非常庞大的哲学体系，人们应该认真对待它。请多提问，我很乐意回答。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观点，我认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会喜欢它——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所谓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所谓的非信徒，但非信徒其实是盲目地相信他们不相信这类事情的理由。

好吧，为什么这样一位真诚而杰出的老师，一位如此卓越的老师，却看不到他那些非传统的行为在西方是不被接受的？他通常如此技艺精湛。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在德国吗？有人问了我对苏联大使馆的个人看法。我说，我已经在那里回答过了，不会在这里再说。我再重申一遍，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不是一个开悟的人，这不是什么花招，你知道我有多谦卑，这是一个免责声明——我的判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无关紧要，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看法。

我说过很多话，也做过很多事。我一直感到困惑，因为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西方，他应该更清楚，他们已经采取了原子弹式的行动。

那么，西方金刚乘佛教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最后一批能够受益于这种直接性、这种犀利转化力量的人？一切现在都必须变得柔软、甜蜜、政治正确吗？她不能再直接地训练我们了。我们如何在修行的经验中，保持这条道路毫不妥协的品质——那种能迅速带来转化、直击虚伪的力量——同时又尽可能地掩盖那些可能会惹恼人们的東西？

我必须理解这种谨慎。如果这个教法能够得到正确的传授，它可以非常直接，就像这个人似乎在指出的：你需要真正地变得温柔，以及政治正确。

在所有这些密宗教义中，最重要的是——记得我谈到了十四条誓言，我认为是第十四条中的第二条：俯视女性。第二条是你放弃了菩提心，你再次违背了……作为一个修行者，你必须修行菩提心。作为修习者，你有责任——不要制造这种让人们俯视、并烧毁他们对佛法的渴望与信心种子的情况。尤其是，我们之所以说修习萨埵乘，是因为它外在是小乘，内在是大乘。

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想到处搞密宗、烧别人的鼻子——那对你和别人都没有好处。

最终，你应该成为最政治正确的人：去上正念课，成为素食主义者，定期向动物权利组织捐款，对菩提心抱持最宏大的愿景——你应该有那种愿景。成为一个好的佛法修行者，或者不是；唯一重要的是其他人是否能开悟，你应该这样想。而在你内心深处，你应该成为最狂野的修行者，不在乎任何事情，把一切都放进去，不在乎高矮胖瘦。

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正在起草一份行为准则，其中包括金刚乘师生关系。您能谈谈，关于师生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否与金刚乘的精神相容？如果相容，您建议我们在行为准则中加入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行为准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行为准则。你知道吗？你是否接受过类似脉轮灌顶这类的灌顶？至少在第一天，会有六次警告和行为准则的宣讲。简而言之，我想我已经说过了——不要烧毁他人心灵中的种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基本上，不要伤害他人的感知。这就是行为准则。哦，算了。

多年来，里格巴一直开展着一项广泛的公共项目，旨在透过展示佛陀的智慧如何透过其对个人的影响来帮助改变现代社会，从而促进社会福祉。同时，里格巴也努力维护、坚持修持，并传承佛教教义——特别是宁玛传承。鉴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现代社会的伦理与金刚乘佛教的伦理，在各个层面上似乎都难以兼容。您能否就里格巴如何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是否有办法避免我们组织内部公众价值观与持续发展中的修行价值观之间的摩擦？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条丝带。正如我之前所说，主要的教义基本上是——你知道，所有的教学机构、佛法中心等等，我们需要良好的文化理解，而教师真的需要为学生做好准备。学生的准备工作真的很有帮助。你知道，即使是那些可以下载使用的所谓正念练习应用程序，这些正念练习至少可以让你平静下来。然后再根据学生的情况，逐步地分享更深入的信息，比如纯粹的感知、保持三昧耶等等。对于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我认为跟他们谈论这些是不对的。当我说「准备」时，我们指的是学生的动机——很多时候，学生的动机只是世俗的利益。如果你在寻找某种慰藉，或者某种世俗的放松，那么你可以提供那种教导。

里格巴正在提供一套完整的英式佛教修行之路。现有的僧团大多与萨迦传承有所联系。在英式传统中，我们的课程以喇嘛为中心，透过课程向新人介绍相关教法。在当今时代，我们该如何向新人传授这些课程？我们应该继续传授大量的传统教义，还是应该更广泛地强调融合不同喇嘛教义的传统？或者，我们身为导师应该挺身而出？

希望目前的情况已经唤醒了我们——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传承的普遍关注，我们更需要从长远角度思考。看看源头印度，佛教的痕迹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而现在，佛教存在于中国、西藏或日本等地。我们聘请了藏传佛教喇嘛，学生们，你们需要考虑传承延续的问题。五十年后，拥有自己的道场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五十年后，我们希望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持明者，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好准备。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认为聆听禅修很重要，聆听……

修学阿亚那教义、大乘教义以及声闻乘教义，你就能真正建立起对戒律的深刻理解，这至关重要，就如同树根一般。若树根枯萎，则一切无以为继。大乘教义中有非常完善的体系，教你如何建立正见。

乘，就像树本身；而果实与花朵，只有当学生准备好了，才能传授。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思维方式不适合修乘。事实上，我总是说，更高的乘几乎是为西方思维量身定制的。

但从根本上说，我们总是在这里迷失——总是一只脚踏在世俗，一只脚踏在精神世界，这种冲突令人挣扎不已。要从这种冲突中解脱已经很难了。超越非理性与理性的对立，摆脱理性主义的桎梏——这很难。但佛法，正是要发现这种非二元性。如果你不理解非二元性，苦的根源就永远无法触及。

关于金刚乘是否适合西方——至少作为主流佛教形式，有提问者说，要抛弃自己教育中根深蒂固的科学批判思维，完全臣服于一个与自身社会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极其困难。

对此，我想从多个角度来回答，其中有些我已经谈过了。首先，什么是信仰体系？我已经说过，科学家也有他们的信仰。如果提问者有时间，我真的很想向他展示，他所谈论的"批判性思维"——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这样：今天，木头里有时会有小细菌，有白蚁之类的虫子在蛀木头……科学批判性思维的空间，就是这么小。你想要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欢迎来到金刚乘。它不留任何余地，没有铰链，没有栏杆，没有参照点，一切都是建构而成的。当然，你需要时间与奉献。我读过一些西方批判性思维的文章，坦率地说，我并没有被它打动。

关于藏传佛教中修行者对本尊或上师的完全奉献——如果把这套体系移植到西方，对西方人而言，是否显得人为刻意？那些藏传佛教的种种修行，真的有必要去认识心性的本质吗？它们会成为佛教在西方传播的巨大障碍吗？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我也一直在思考。顺便一提，我不是在推销自己的书——但大约一年前，我确实写过一篇关于这些议题的文章，叫做《上师之饮》。

我已经意识到，这其中存在很多误解。是的，有很多图像和符号是文化性的——有些东西是面向藏族

的，因为它就是那么来的。就拿洗脚水来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洗脚的水。藏族人从印度学来这个习俗——印度的农民一年可能都不洗一次澡，但他们进入任何房屋、寺庙时都会洗脚。类似地，他们供奉许愿牛，因为印度人喜爱牛。这其中有很多文化元素，这也是我一直在谈论文化的原因。

但从根本上说，本尊与藏族文化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既然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以本尊的话题来结束今天的讨论。密宗中的本尊是什么？它是显现与空性的结合。记住，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就像美丽的彩虹，你看得见它，但抓不住它。你可以和它自拍，但你不会想拿着电锯去锯它，因为它根本不在那里，那只会让你失望。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才是这个语境下的真正意义。

就连艾菲尔铁塔，也可以是本尊——这又是密宗智慧的一个杰作，有点滑稽，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应该体验快乐的方式。如果你真正了解密宗，当我们谈论它时，它是圆融具足的。但我同时也必须说，也许密宗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我必须发出这个警告——同时，它又是如此精彩，所以不要错过。但如果你心中仍有苦恼，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仍然执著于二元论，那么密宗对你来说就会很难接受。

无论如何，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今晚状态不太好，有点感冒，但我依然希望，一些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主持人：****

Butchy，我们衷心感谢你今晚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共度。这让我们受益匪浅，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思考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距离你上次来巴黎已经十四年了，我相信在场每一位都会和我一起，请求你尽快再来。